

紹述先生文集

三

16

2124

3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信  
2/24  
3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類

歷代帝王世統譜略序

男善韶

校

胤家世業儒自韶亂既事佔俾耳擣目熟乎觚翰鉛  
槧之間者十餘年所矣每謂三代以還經四千餘載  
迄胡元之猾夏朱明之御世其載籍所紀君之明暗  
臣之忠姦政教之隆污民風之醇醜至乎旌善甄材  
之舉鑑惡鑿兇之典炳炳琅琅屈指可計雖白面黃



然之士舉皆能言之然問之以傳世歷年之延促支  
分派別之遠近國統之離合各代之終始則固然蔑  
知雖華顛而老乎墳冊之間者亦或弗能粹舉而遽  
對予有愧乎此每閱往史遺策遇其簡捷可記者則  
手自抄之投諸樊筐敗簾之中者爰有年矣未嘗一  
寓目於其間膚學面牆率多困橫乃奮然以謂豈與  
其腐朽乎烟塵之間適蠹蟬之欲曷若叢為一卷實  
諸左右朝夕觀閱以醫謏聞乃倒骨董箱出多年所  
錄故紙撮其享國傳位之次姓氏出處之詳可供記  
憶者彙為一策櫛比草薶一一讎對豈因其癖者敢

字

正大方乎但塾生念書既畢因閱此書而網鑑而通  
鑑而二十一史循序漸進秩然不亂則庶免乎躐進  
躐次之患矣因自幸以為遭夫皇天薦瘥四海蔑資  
之際則雖欲繙黃卷而偷生乎草萊之間有不可得  
者矣今幸方重熙累洽之運得優游乎文學之中者  
豈非幸哉予於校訂之次不能無感乎古今治亂之  
迹曰書以弁諸簡端云

元祿  
三年

懲忿錄後叙

右懲忿錄上下卷朝鮮西崖柳成龍所撰也明萬曆  
中我國用兵朝鮮西崖記其始末最為詳悉矣嗚呼



此役也彼我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不戒耶古人有言國雖大好兵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不信然昔漢武帝藉文景之富庶繼已徇欲窮兵四夷卒速虛耗之禍晉世祖狃平吳之捷去州郡武備遂使冠帶之邦鞠為疆場故曰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名冠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蓋方是時也彼承昇平之餘狃治安之規專尚文事武備委地我國屬三百餘年戰爭之後兵強卒武猛臣謀將雲集林會豐公席累捷之積威伐單虛之弱國奔潰蕩盡望風靡散然而吾師之西也使彼有豫備豈

至於如此哉此由廢不可廢者也吾師雖奏一朝之捷逞目前之忿而墳土未乾宗社顛覆此由玩不可玩者也猶之二者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不戒耶欲傳之無窮而使後之人君有所監戒而得免于二者之患也

文章歐冶後序

輪扁之作輪也規矩準繩以為之法刀鋸椎鑿以為之用而至于其所以不徐不疾不甘不苦者則在得之於其心也耳蓋得之於心者其本而得之於器者其末也不得之於器則無以致其巧而不得之於心



則無以造其妙其得之於心者既至得之於器者亦精而後可與言妙矣技術之賤猶然況於文乎日月星辰森列乎上者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參錯乎下者地之文也道德仁義施於其身者人之文也故和順積乎中英華發乎外足以贊化育足以極綱常而後始可謂之文也已矣豈組織雕蟲云乎哉豈衮冕繡裳云乎哉文章歐冶者作文之規矩準繩也凡學為文者不可不本之於六經而參之於此書本之於六經者所以得之於心也參之於此書者所以得之於器也窮經雖精譚理雖邃苟不得其法焉則不足為

文然則欲作文者舍此書其何以哉此書簡衷雖少然作文之法悉矣若吳氏辨體徐氏明辨其論體製雖頗詳備然至于作文之法則未若此書之纖悉無遺也予嘗獲朝鮮寫本然文字漫漶魚豕相望殆不可讀焉乃不自揣為校讐參訂畧得緒正不敢自私因壽諸梓欲與四方之士共焉其未及是正焉者竊俟後之君子云  
元祿改元戊辰

廬阜雅集詩叙

八月十三日偶應一品大王之名陪宴于廬山蘭若時天宇澄霽月色清朗實希有之奇觀也大王乃命



諸客同賦玩月之什分古句為題或絕或律任意長短緇素之客二十餘輩各抒雅懷操毫疾賦僕亦與焉可謂追梓澤之勝遊繼西園之雅集者矣詩成已及四更命僕叙其由辭而不獲因記之歲月之時元祿癸酉之歲也

屏風詩選序

詩之選唐為最自英靈間氣以至鼓吹正音品彙滄溟選之作不知其幾數百家墜珥遺簪罔不蒐羅咸收載之以為詩家之精選然由其意尚之或殊而致取捨之不一所以不能無遺憾焉予幼聞外家緒方

元真氏酷好唐詩熟閱諸家之選取其粹而粹者著于首而錄之屢增屢刪商榷定不厭其煩必取至當而止既成請諸當時能書人分寫粘之屏障予幼弗逮見而元真物故家君亦在久寫之列猶傳其取捨勤辛之勞惜元真用心之勞不著於世予常以為恨焉那波古峯亦知元真者也惜其選之不傳索之其族家而得其屏風考其歲月今既二十年所諸君筆蹟尚儼然矣古峯及前田松宇就屏寫之彙為冊子於是元真用心之勞始著于世因請序之曰此選也方諸古人之選不知其孰優劣也然其粹而不冗



最便於誦而元真耽詩之厚用心之勞皆不可以不傳宋陳瑩中以論蔡京貶廉州杜門觀經史百家善者必錄于壁既而合為一冊名曰壁記此亦先得我心者也然今不傳可惜之甚然則古峯松宇二君之績亦不可以不傳焉是為玉屏詩選叙癸酉冬

○櫻花二百詠序

幸不幸之係乎天也不徒人而已物亦然而至百年之後公論自定善者必伸而惡者必屈詩多記鳥獸草木之名莪蕕之微鶯斯之細亦皆賦詠而獨不及菊騷經表章花木六遺賦梅豈時世所尚之殊使之

然歟將雖知貴之偶忘賦之歟然此二種及後世盛賞于世而亦必稱陶與林是豈非其物既足稱而以其人亦高於世而併貴之歟而其餘最盛賞於後世者莫蜀之海棠洛之牡丹若特言花則知其為牡丹與海棠我邦之櫻亦然而九華人所稱櫻者皆櫻桃也王荆舒山櫻詩是已見臨川集或謂中華所謂海棠即櫻也亦未知其是否如何然其妖嬌富麗繁華豔逸之態亦足以壓倒牡丹奚齒桃李但恨未聞有蘇斯花之幽趣形諸賦詠使人稱道如陶之於菊林之於梅者也豈非以斯邦文獻不及中華而無能表章斯



載

花之奇者哉不亦斯花之不幸耶予懷之久矣恨以不文不能發揮其奇屬者稍環齊氏介予友某見示櫻花二百詠且請予弁言其首予觀其作凡櫻之異種數十許品舉皆詳隲及其名勝之地古剎大祠窮山幽谷亦皆甄錄各有題詠誦之則斯花之異態所出之名區一瞬在目於梅與菊也華人嘗有百詠之作今斯花而倍之可謂勞矣所謂能發斯花之幽趣而能盡其富麗豔逸之態者予於是始見之矣予知後世知賞斯花者必以此卷為稱首亦猶彭澤之於菊孤山之於梅起此花之不幸于千歲之後者也可

謂追陸機之疏繼石湖之譜者矣豈特賞富麗豔逸之態而已哉謂之櫻譜亦可可是為序

癸酉之冬十二月

蕉窓餘吟序

人必有好其好各異有好酒者有好茗者有好園池丘壑者有好佔俾琬蟲者人固不能無好而顧其所以好者如何耳青蓮之一斗玉川之七椀其曠蕩自得放浪物外非不達也縱則有矣安石之東山晉公之綠野風流清致高敞爽塏非不雅也侈則有矣至若書淫傳癖篆刺構思如杜如皇如揚如左其胸貫今古筆奪造化雖足以貴而視之優游乎禮法之場



梁

逍遙乎道義之園者六瞠若乎其後矣予所識那波  
古峯氏以膏梁子弟頗好文字居常陪侍親炙於耆  
儒碩師之門醉經飲史綴歌哦詩以自樂焉所謂以  
文章為園圃以詩書為鼓吹者非耶曾彙其詩歌錄  
而梓之題曰蕉窓吟竭來荏苒亦有年所所著詞藻  
積稍成堆名曰餘吟需予弁語予嘉其既免於縱與  
侈之弊而從事鉛槧之足以貴亦弗克峻拒因推其  
命名之義以告之曰蕉惟柔質虛中風標蕭洒可詩  
可文可書可畫子之既函之六吟之固宜昔明誠張  
夫子詠蕉曰願學新心長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此

言其日新之功也予欲子之以此自體焉何者博物  
洽聞道固不止於此屬文巧賦業亦不止於此願推  
而進之上達於高明之域深窮於道義之奧皞皞焉  
綽綽焉欣欣焉愉愉焉長其新德起其新智則酒也  
茗也園圃丘壑也詩賦博聞也無不往而為遊而亦  
無往而不為道德仁義也才固不可屈於庠狹而人  
固不可泥於近規予故既嘉其異於衆而將推進其  
未至者矣因告之

攝行錄序

庚午四月之首從家君訊岩崎西山兩君于攝州時



寒暄惟常衣裘輕便風日清和得盡滄海之觀拜高  
津之神宇想儉素之愛氓望廐戶之梵刹慨宏麗之  
靈世浮輕軻乎川口觀巨艦乎江皋遊住吉則知控  
南海接山陽詣天滿則歎嚴祠宇肅廟區其在羈館  
也景嚮之士聞名執謁或繙閱書畫或發抒詞藻嗚  
呼真遨遊也哉及將歸聚諸詩藁策而書之以贈兩  
君時元祿三年相從者吉田渙草野體吉岡師約及  
予長胤也

歷代官制沿革圖補叙

予嘗好考典故每遇古今禮文制度之異必商量玩

綦

索究其得失然自漢以還先王禮樂不明章服之制  
爵命之等沿革不一記載或殊欲一其統亦孔難矣  
意予恨之焉頃得鍾伯敬氏通鑑纂所載王光魯官制  
沿革圖其書就各官著歷代之沿革一瞞晰晰古今  
損益之變繁簡之宜亦足以挽見上起于嬴氏下訖  
于蒙古卷帙雖簡事則該備予甚珍之因手自繕寫  
又各官後續補明官制末附載文武散官勳爵圖皆  
舊所未及也增舊凡二十餘紙合為一冊藏諸家塾  
云元祿甲戌之歲

耕雲雅會詩序



予所識豐滿河端二生。產乎江之八幡。好學耽文。樂道乎畎畝之間。有年矣。且慕家君之道。且夕叩咨。茲春介。三浦養庵氏。借那波古峰氏。東山別業。曰耕雲庵者。請先生長者宴集。予父子亦與焉。時山紅澗碧。集東臯之勝。致面峰芳寺。挹西巒之佳景。真物外之趣也。不終日。諸君詩成字字錦繡。句句琳琅。不希觀之會也。斯人也。而逢斯會。斯會也。而集斯地。不亦奇乎。既徵予言。嚴雖不免貂續之嘲。而為二生幸之。敢記其顛末。時元祿乙亥之歲三月二十有五日也。

大學衍義序

嗚呼三代之隆。上有聖君賢佐。以建其有極。司牧斯民。所以能執治教之權。而成重熙累洽之治也。後之可稽識者。典謨訓誥。可以驗其政治之原。國風雅頌。可以察上下之情。而鄒魯教詔。亦不過此。降及後世。人唯知學之為經生之事。而不知本為人君之職。唯知書之資誦說之具。而不知本為經濟之器。其稍知施之事實者。亦或泥乎制度器數之末。而昧乎格君心之非。或狃乎功利機變之便。而不知同民心之樂。此治之所以不古若也。唯宋真文忠公所著大學衍義一書。明政治之本原。述君道之至要。明先王之所



以得述後世之所以失條畫井井議論簡當上自君德之得失邪正下至民間之安危休戚辨人材黜姦邪宮闈戚屬亦皆莫不皆有教舉而行之何亡國敗家之有所謂寫一通置諸座側者實謂此書歟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踊躍勉齊之黃既以稱贊其人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同乎天下憂及乎後世邵菴之實亦以表章斯書其言亦不誣焉何者經徒說其理而不著事之得失則賢者能察而愚者忽焉史專載其事而不議迹之邪正則明者能辨而昧

周

序

者拘焉若此書既本之經以明道化之本亦參之史以驗得失之迹則其說兼該其理詳備實治國之大典也或曰子家學不信大學書以為非孔氏之遺書今真氏宗大學之言其條目次第皆自此出而今序而章之無乃愛枝葉而遺本實貴子弟而賤父兄乎曰否若大學明天下之德窮天下之理既若有甚廣甚繁難遽承當者而此書簡當切至大裨乎君德治體其綱目體裁雖有所擬而於道無傷何拘名而責寔也耶謹叙

丁丑二月二日

直方祠八境詩叙



戊寅之夏予識築之多賀祠官祝利行利行請予曰予之所奉祠祭諸冊二尊及應神帝在直方妙見山之形勢蜿蜒南北綿亘東西祠之所在背岑蔚而面巨嶂有池而環焉有川而帶焉郡侯之第峙乎南置郵之驛通乎東士庶第宅闐闐相望行旅經由絡繹不絕加之烟霞之靄乎春山月之皎乎秋竹陰之涼颼層巔之堆雪皆足以起逸興抒滯思焉今設八境題請諸友賦詩願叙其景勝嗚呼耳聞不如目見予也生長乎輦轂之下足未履畿甸之外而欲紀西洋數千里之勝槩無乃不可乎唯予之所言乃足以

為序曰撮其語以贈之云元祿十一年

豆山草叙

詩所以陶寫性真而因乎其情筆乎其實而近世作者好為放蕩無涯涘之詞而上清高鄙名檢其或心乎軒冕而口乎丘壑不堪杯勺而動說醉鄉其得為情之真乎哉昔人有言今之為詩者令人有入無何有鄉之意不其然乎或云詩以遣興不難虛實雪裡芭蕉千尺冰柱談者藉口鄙彼理路詩其殆虛飾乎豆山氏好詩自彙其稿披揀淘汰抽其適懷建門分類擬樣和歌以識予之久也丐弁乎其簡端不知所

陶然當作陶



緝者將虛飾耶抑情真邪以豆山之雅懷其必一心  
與口也元祿己卯之春

詩叙

今茲三月之朔光祿大夫清公堂前櫻花盛開公折  
柬招予父子觴詠終日始談河洛象數之微繼論文  
章古今之製既而家君呈短篇一章群作繼作蓋公  
之於予家有卅年雅素之好况今伯氏給事君叔氏  
司業君篇什贍蔚墳鳴篴應乎一堂之中予也隨父  
携弟唱酬滿紙君子一樂喜氣可掬豈徒賞繁華馳  
華鋒而已哉公使予弁言乎其首云庚辰之歲

德山名勝卷叙

濱海之地多景而非得山則無以助其趣依山之所  
多致而非得水則無以壯其觀雖適有相值者而亦  
非在繁會之區則人不至故廢於遐邑僻壤之阻非  
有貴游雅人之賞則名不彰故屈於牧豎漁叟之辱  
宸山襟海宅通邑而遇勝賞者其周之德山乎周在  
山陽為大國左安藝而右長門陸而輿人郵子之所  
經水而官鷁私艘之所運常必由焉德山之在周為  
大藩郡曰都濃鄉隸數十野沃而衍邑庶而饒實太  
守毛利侯元次之所鎮也嘗相其爽塏爰構亭館燕



休有堂顏曰棲息環植多樹命曰松屋沃日之觀浩渺乎前屬顏之時巍我乎後島嶼散焉樹林掩焉千奇萬異聚而有之太守居則脩文講武時焉而觀張弛有節游豫有度旁招耆俊著諸篇什緝為一卷命予序之其事雖簡可以充郡乘矣是為德山名勝卷序  
寶永三年丙戌之歲

芸窓吟藁序

人之在世也物候世態之遷乎外悲歡憂樂之感乎中境因時變情隨物移自今日而視昨日則昨日為陳迹自今年而顧去年則去年為往世不唯一生壯

職官

老之異情推之古今亦莫不然直語到義農之先亦日出月沒以至於今日唯人者萬物之靈情動為言言盛為文隨境而寓之於文因文而想之于心致千載之遠于一紙聚百年之感于一篇迹已陳而事尚新事已逝而况還住於是乎為詩為騷為賦為謳謠為漢魏唐宋之詩大須賀士信氏勢州龜山之仕家也頗好文緝平生詩章題曰芸窓吟藁凡官業之所歷私幹之所涉一囑犁然可誦而憶今方官矣吾想却後告老投閒之日月窓雪案諷而翫之則淒涼往事忽登心頭其為感如何哉  
寶永丙戌



垂裕軒家訓序

人之所為患者莫甚於饑寒之可憂人之所尤親者莫近於子孫之可愛於是世之為父祖者多遺金帛以澤之廣置田莊以業之以為子孫萬世不接之業矣不知富貴生不仁沉溺成愚疾或闕于門內或荒于嬉遊未歷數世而財盡產蕩子孫無託身之所矣有識之士知彼金帛田莊之不足以永世澤而或適貽後昆之禍為貯墳典以授子孫而子孫未必讀也為聘名師以導子孫而子孫未必學也况家世富厚者田莊金帛其素所有雖輿金輦銀以投于海而亦

不可為也於是乎其計窮矣高達之士任子孫之自為謹厚之人務積陰德于冥冥之中雖然事有變有常教于家而家有子孫者其常也教于家而子孫不肖者其變也况人之性相近而無類下不至于朱均可教而智上不及于舜禹可引而遷教之功亦不可誣也然則何若富貴貧賤各素乎其位務以訓之使子孫有所遵守而不見異物而遷古人之教家有訓有範圍其意矣唐金氏泉產也世貫于州之佐野以豪聞素知嚮道作家誠一篇以遺其家事簡詞近實而易守可以善子孫而永錫爾胤矣及請序也為書



寶永六年己丑長至日

李嶠百二十詠和韻序

唐李嶠題詠百二十首上自日月星辰之大下而至  
於宮室器用之近飛潛動植之微各目題命詩題各  
一字文苑英華註中所引單題詩者是也聞吾國前  
世以課小兒蓋其典實古雅用事精詳宜詩學家之  
援以為據也今茲東轍準三宮一品大王與近侍縉  
素輩數人各賡其韻既成命僕改潤且書其後因跋  
曰古者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為學詩之資蓋人  
不博於物則其識不超猶處乎僂者之所見必陋也

今此集也罔羅細大因物鑄詞誦之亦可以資其博  
矣豈特攬光景遺興致云乎哉傳之後世必與李詩  
聯鑣矣時正德辛卯之歲也

彥山景勝詩冊序

登臨之樂人之所同欲而亦非人之所能同得也拘  
于方域阻于事故不得如其願者多矣余亦欲遍歷  
名山奇水以攬其靈秀挹其精華而上有倚門之虞  
身有定省之務近來亦為抱經問字之人所絆足跡  
未遍畿甸百里之間故遇一幀之畫一卷之筆貌峴  
巖而詠浩渺者意常傾想耽戀戀而不已筑之彥山



綿亘數百里其山靈而高其邑奧而夷其民朴而強  
悍近之有飛泉靈祠之致遠之有崇山巨海之觀所  
謂神阜與區者而自古見稱于世者固亦不虛矣前  
座主僧正管其山於予嘗有一日之雅向品景勝設  
為題目求詞于當世之詞客繫人積已成卷余父子  
亦嘗有詩回顧已十餘年矣頃將登梓以久其傳求  
序於余嗚呼諸君子名章傑句篇連牘累余復何言  
况筑之距都二千餘里不唯足迹之未嘗涉其境其  
山容水態之委得之于傳聞者亦未必如近縣旁郡  
之詳且可懷也欲辭其託而諸君之作篇篇慙惠不

覺有喜意因題其末簡以還之云

正德二年壬辰正月日

衆韓唱和序

文足以觀人耶口誦周孔之言而行愧狗彘者有矣  
文不足以取人耶小夫賤隸目不識一丁者觀童而  
智庸亦不足言也然則將何以定其實文之不足以  
取人者色取之仁用違之言時或有之而人不皆然  
祖聖賢手詩書者雖未必如其所言亦逸于等輩可  
以進于道矣推之于國于世亦然彼南之蠻北之狄  
其悍虎也其捷猱也強莫如焉謂國止於此而可耶  
其必從事於鑄俎挹讓之間而能折衝禦侮乎外可



以為國矣弊于彌文而不能國非文之罪也用文之罪也然則五方之民所稟不二而必宗函夏者非徇名也江若水子擅狄希之業而占籍于攝之富田以豪聞素好詩客歲三韓詞客來聘相遇于攝之賓館以文相雄彼墳我篋已得二巨卷矣來而請題于首其詩典雅而敏宜為韓使所嗟伏也若水子亦今之人也不惟子之文之可以知其為人亦可以卜世道之漸趨于文而不徒誇富強而已也其事雖小可以推大於是乎序

正德二年壬辰之歲夏日

瑞芝呈祥卷序

古云天道遠人道邇蓋天之接乎人也非聲音顏色之微于耳目因一虫魚之微一草木之細示其殃祥之權而稽之所自則人事之得失善惡有以招之故古之人事天也兢兢業業晨戒夕惕有祥而不敢傲有異而不敢慢盡夫在己者而已耳而人事之著也慢言加厲人則惡聲反乎己實惠及乎物則報効著乎我隨為隨應効驗明較人事既彰天貺斯答此其所以言遠邇也故曰災異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夫善其政與行尚能足勝妖祥况瑞應之兆吉夢之圓益勤其人事豈不可勿替引之乎哉若夫傲忽怠



慢謂天已我祥忽厥人事而不勤則禎祥之不為歟  
孽者鮮矣泉州唐金梅所氏世以貴雄于鄉里睦族  
敦義崇尚文籍頃隸于本軍之什籍適有芝產于室  
衆以為高門之兆欲侈之事募詩歌于四方又巧予  
弁語為題曰瑞芝呈祥卷書其端曰子既睦其族矣  
而天示之以祥則子之益修其睦可知也既敦其義  
矣而天降之以瑞則子之益篤其敦可知也嗚呼既  
勤其邇者其遠者之應曷亦有窮哉勉旃正德癸巳  
之歲仲夏

杜律詩話序

本朝廷天以還薦紳言詩者多摸白傳戶誦人習戶

玉

而祝之降及建元之後業林之徒兄玉堂而弟豫章  
治之殆如治經解注之繁幾充棟宇今也承平百年  
文運丕闡杜詩始盛于世矣嗚呼白之穩實蘓之富  
贍黃之奇巧要亦非可廢者也然校之杜則偏霸手  
段不可謂之集大成矣然則詩道之於今日亦可謂  
漸于正歟書舖刊杜律詩話請序此清相國午亭陳  
廷敬所著其書雖畧亦足以補趙邵之闕為序正德癸巳  
孟夏

杜律詩話序

詩之有評也猶史之有斷也自古君臣聖否淑慝人  
不一其德則後之君子有論有贊有評有斷以表其



正而鉞其邪雖未必無詭乎聖人之權衡衆論兼資  
可以折其衷矣詩家之有少陵氏亦猶人之有聖賢  
也後之作者雖體裁互異嗜好不同而未有不以爲  
出類拔萃之傑者也固無待乎評也然非有評以發  
揮其趣何以得會其奧旨自宋而降箋註之屬率皆  
成書多公于世評則散載于家集稗說未經彙編勢  
州祠官鶴溪氏好古而博嘗有慨于此檢閱之次凡  
有關評杜者搜索無遺積爲一書題曰杜律評叢其  
用心亦勤矣讀杜者徵此書猶考古者之閱斷衆議  
兼舉是非相較可以博其趣矣可以見老杜用心之

苦矣嗚呼讀杜者不可無斯書也夫今茲刻成求并

一語于卷端因書

正德三年  
癸巳夏

新校本草綱目序

昔有人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  
宜先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  
矣世以爲知言唐子西記易菴不然其說曰註本草  
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知本草  
之爲難而不知經尤爲難子西氏其有激而言之也  
嗟夫聖人之仁天下萬世也大矣使凡有生之倫無  
一物之不得其所故事爲之脩而無所不周爲之詩



書易春秋以使人趨正而遠邪為之禮樂兵刑以使  
人化于習善而懼于為惡為之醫藥診候之術以使  
人全其冲和保合之天而免于札瘥夭殤之患故當  
其時也善其事者互相為用而不相詢病譬如一家  
之內昆弟子侄各修乃職以成幹蠱之任然則凡事  
之當務者緩急本末之不一而莫不互利民用以贊  
化源焉實有以相濟而非所以相厲故稷之播種與  
契之敬敷其績儷焉世降叔季道岐學渙得乎彼則  
廢此好乎此則疵彼於是乎言論相軋旨趣相左殊  
不知聖人之於民也教則有以啟其牖易固不可誤

解養則有以全其生本草亦豈可錯說也哉吾意殺  
其藥物而使<sub>人</sub>化為夭枉短折之鬼與謬其訓方而  
使人陷于無父無君之域雖有遲速大小之差斯民  
之厄一也聖人豈二其慨乎哉然則子西氏之所見  
雖正隱屈氏之說亦不可忽諸賀府若水稻君素精  
本草匡謬補逸其書滿屋博物之譽上達四聰嘗經  
太上皇乙夜之覽褒旨殊優青囊家就問者屢滿牆  
敗項因書舖之請就蘋湖緇目舊刻校訛字正物稱  
又以圖翼別集各四卷附諸其後其功亦勤矣此書  
行于世其於濟世之澤亦豈鮮鮮厚哉此聖人之所



必取也。誦法聖人者之所樂其成也。豈唯方劑家之幸已乎哉。為序其首云。正德癸巳長至日

史論奇鈔序

自古名君賢臣之行事得失不一而後之論者其軒輊與奪亦不復同。取其是而捨其非法。其所得而戒其所失。將何以能之。耶。論者之言。覃思積慮。審事勢。覈名理。而後命之於詞。其立言亦不容易矣。然學術有偏。正性資有醇疵。時世有今古。故致立言之不同。自非胸中有定見。有定識。何由裁衆言之轂亂。以就一是之折衷。耶。若夫狗己見。閤群論。阿其所好。以雌

黃千載則其取與得失未必可定。而前訓皆廢。尚何是非之言。故聖人察邇言。收輿論。廣詢博咨。罔羅細大。無有所遺。擬議商量。於甲是乙非之間。而後得至當歸一之說。其斯以為聖人乎。近世論古之書有古論大觀。有名賢確論。有人物論。有議論叅其書皆浩翰難遽誦習。松崎甘白子弱而致時譽。今叅京幕公暇佔俾不倦。頃緝唐宋諸家史論彙為七卷。題曰史論奇鈔。徵言於予。閱其書事則自三代而至五季。人則止乎唐宋二代。或論一事而數篇並出。或議一人而衆言兼舉。不必斥文辭。故取於文章家。不必崇華



鉤

經故求於經術家讀者貫穿熟復之久則必有定見  
有定論自具乎胸中可以推古可以準今可以處事  
綜務不失其方其於世道關係亦豈小乎哉讀其詩  
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夫子之意矣是為序  
三年癸巳  
冬十月日

鑒學鈞玄後序

人之材不同故其進為之方亦隨而異局近規者不  
得深造之妙攬宏經者或闕精微之思然事得其法  
術循其序而後可責以大成之業矣若乃超等級逞  
虛論而能成遠到之器者未之前聞也世趨浮靡人

厭漸修未諳甲乙而既視蔑規矩者往往而是道術之  
不古若職此之由香月君啟益時之良醫也產于  
筑宜于豐而今徙京攻臆扁之術名振輦下博閱方  
劑之書就其中最精要可備記覽者若干條目為十  
類分為三卷名曰醫學鈞玄將以使世之學鑒者知  
其不可不知者焉故其事皆摘往藉據先訓而不一  
出己見苟誦而誦之則九青囊家之欲知其法者不  
待糜歲月弊精神而已娓娓上口矣其既通也遠究  
神聖之奧妙體獨得之見觸類引伸當機制變僊名  
于古先名鑒之間存于其人焉耳此不徒君之所不



拒而亦將望乎其神而明之於方來也。鈞玄之名其有深意矣。然則其具規矩者亦將為深造之階也。覽者其致思焉。為序于其後云。  
正德三年  
癸巳臘月

中秋積翠池賞月詩叙

今茲方維文傳妙法大王之令將以中秋賞月於積翠池而比來淫霖涉旬未期晴明至二七之夜猶未開朗殆負佳期是日街泥始乾秋晴可人與維文等三數輩赴命初至中堂賜宴命諸客拈題賦詩忽迨初更纖雲斂迹一輪當空殆天為今夜償此佳期也又命賦詠月詩彷徨於琪樹瑤池之間或舟焉而把

觴或亭焉而揮毫杯盤狼藉雅興遄發子夜而散得詩凡二十餘首命左右綴為一卷俾予序之夜闌酒酣不克即構既歸而序進云  
正德甲午歲

四字經序

薰聒之移人深於耳提童習之成性不待夏楚今也舞勺之教久廢外傳之訓不修挑閨浮媚以及于長而後始欲尚友古賢以服聖訓宜其杆格之難禁也欲端其蒙養莫如使其日記故事漸漬于前言往行以成其性焉。千丈蒙求之作其庶幾乎然沉資博聞或踈規戒明漢冲蕭良有氏著四字經括往牒之成



語存前世之法戒協以韻語以便課誦幼學之徒讀之雖未必通其義而讀其名號亦義蒙之一助也刻成馬序於長胤因升其端以數語云正德甲午

小字傷寒論序

岐黃氏之道傳于本朝也舊矣昔者王室之隆署有典藥之設職有博士之名世家專門克奏其効慶元建燾以還宋元方書多來東方名師哲匠範我馳驅自是而世之習醫者盡祖李朱之言焉承平百年文教日闡刀圭之流亦益造其微源流源無人之不口長沙氏之書焉頃者香川秀菴子梓小字傷寒論

以藏之于家亦其所好也此書之行志為良鑒者藏之中衍誦而法之其於活人手段亦豈多讓古乎哉及其丐序為升數語云正德乙未之歲仲冬

霞池省庵手柬叙

昔者樂正子為政於魯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好善優於天下矣甚矣哉好善之大也曩者明氏失馭神州陸沉忠臣義士莫之敢支吾時越中有朱舜水先生名之瑜字魯瑱文行著聞嘗被魯王之徵既而順治紀曆九有淪于胡先生義不食虜粟抗仲連之節來寓吾肥之長崎流離困頓百艱備嘗筑之與肥壤



相接也。筑之柳川有安東省菴先生世宦于本鎮為名族人稱焉。學君子也。聞舜水之抵嶠負擔而從之。振衣執弟子之禮。先生俸歲二百分其半以廩舜水而館私塾。既而舜水應常藩之聘而東時時遞書音以相質難。蓋舜水之來肥在吾萬治二年矣。舜水既歿先生服心喪輯其遺文名曰心喪集語其好善之篤久而不渝吁亦難得矣。舜水之鄉人有張斐字非文者別號霞池嘗附商舶來于長崎欲造先生廬而叙謝拘于禁而不得面以東牘詞章互相酬答予方髫髻嘗借于筑人騰而行之屬者先生之孫守經遊學

而寓輦下來而請序嗚呼先生之於予父之執也況乎不唯其好善之不可不傳亦風千載之下使夫人興起好善之心樂為之序云

正德甲午春三月

救荒野譜補遺序

救荒本草梓告成坊人將附刻王西樓救荒野譜及姚可成補遺求序於予曰序之曰人之尚博綜者將以錯諸事業也非徒誇其富也故風寒暑濕之既不免時感則有方劑之書以驗之欲辨百物之氣味良毒則有本草以備之而天災流行歲有豐歉則救荒之方亦不可以不講焉前書既詳其品而此二書補



其闕拾其遺亦可以無憾矣郵諸四方則不待鄭俠  
之圖派民而救蒼赤于艱食尚亦有益哉曰書  
乙未臘月之吉  
正德五年

裁林伐山序

春秋之時鄭子產以博物聞于世其後如杜元凱張  
茂先皇甫士安之徒皆有該洽之名近時楊用脩氏  
記覽極博著撰亦富藝林伐山亦其一也多獵異聞  
隨彙登載凡四卷云頃者將上梓丐序于予或恨其  
務搜奇僻而不適常用也曰告之曰曷嘗觀夫木之在  
山乎榛榛而簇矗矗而立有拱者有把者有偉而合

抱者有直如挺者有句如弓者未必見其悉中上棟  
下宇之用也及其槎而藥之也輿人刊其直者以為  
輶輪人伐其句者以為輶匠氏斧其偉者以為棟為  
梁鋸其細者以為桷為案而山無遺材焉讀書者亦  
何以異是網羅衆聞任人自擇賢者識其大不賢者  
識其小仁者知其仁智者知其智鎔化以適用在善  
讀者之自得如何焉耳何恨其奇耶因題于其卷端  
正德五年歲在乙未陽月之吉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